

漢譯如來藏經論中的心識思想（七）

余淑芳

四、《大乘起信論》非佛法之爭

先前已討論《大乘起信論》此書是否為印度馬鳴所造，此處則討論《大乘起信論》之義理是否合於佛法之爭。按《大乘起信論》同時採納唯識及如來藏思想以說明流轉及還滅之理，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唯識學復興階段，引發了對於《大乘起信論》是否為佛法之論辯。此項論辯，首先由歐陽竟無等人以瑜伽唯識思想檢驗《大乘起信論》思想而來，並進而否定此論為佛法；另一派則「以太虛大師為首的武昌佛學院和佛教界的陳維東、常惺、唐大圓等人激烈批駁內學院學者的觀點，認為《起信論》是大乘的最高著作，不能用唯識學說來判別它的真偽。」¹

此爭論之起，實為依於何種理論檢驗如來藏思想而來？以瑜伽唯識學理檢驗如來藏思想者，由於理論多有不合之處，易視其為非佛法；以如來藏思想檢驗者，則能成立如來藏緣起說。

學界目前對於《大乘起信論》此書義理之歸屬及其定位，有三種看法，第一種意見視此書為非佛法，第二種意見則認為此書的觀點符合佛法，第三種意見則採折衷說。茲列舉學界之看法如下：

1. 此書非佛法之觀點

歐陽竟無先生對《大乘起信論》提出如下的質疑，他以「《起信論》立真如生滅二門是也，立生滅門不立正智為本，而一本於真如謬也。」²又說：「隨緣是相用邊事，不動是體性邊事，《起信論》說真如不動是也，說真如隨緣謬也，說真如隨緣而不動謬也。」³又謂：「則知《起論》之所以謬，則知凡根據於《起信》而乘教之謬也。」⁴王恩洋亦發揮乃師之思想，發表《大乘起論料簡》，直斥《大乘起信論》是一部「外道論，非佛法也」。⁵

2. 此書符合佛法之觀點

太虛大師認為《大乘起信論》的觀點是符合佛法的

，因為它確實表現了體用一如「真如緣起」之佛法觀。「試圖會通《起信論》與《唯識論》的矛盾。認為《起信論》所說的很好，《唯識論》所講的也不錯。」⁶

而牟宗三則以「一切法的根源」為主軸，論及《大乘起信論》的價值，他認為「自《起信論》依《華嚴》、《密嚴》、《楞伽》、《勝鬘》、《涅槃》等言如來藏之真常經而提煉出一個真心後，佛教的發展至一新階段。……它實比印度原有的空有兩宗為進一步。……以《中觀論》無對於一切法作根源的說明故。《起信論》又比唯識宗為進一步，以唯識宗以阿賴耶識為中心，以正聞熏習為客，成佛底根據不足夠故；《起信論》提出真心，成佛始有一超越的根據。」⁷

傅偉勳評論平川彰對《大乘起信論》之看法：「平川彰在他的《大乘起信論》（一九七三）主張，《起信論》思想是印度佛教教義的直接延伸，云：『從《起信論》本文來看，或從真諦當時的中國佛教界文獻來看，我們可把《起信論》看成印度撰述，即《寶性論》、《楞伽經》出現稍後，一位印度大乘佛教徒所撰出者。』」⁸

3. 折衷者之觀點

方東美云：「這是體用兼備的思想體系。所以《大

乘起信論》雖然是一部偽書，但是這一部偽書卻把中國從北魏以來，一直到梁陳時代，以及隋唐時代，這一個長時期裏面，中國大乘佛學衝突的理論，給予一個旁通統貫的綜合調和。」⁹又曰：「《大乘起信論》這一部經，雖然是佛教宗教與哲學上很重要的著作，但如果從它的理論系統看起來，它不能算是純正的佛教。假使要把它視為佛教經典，那麼它應該是屬於佛教如來藏系統裡面的《楞伽經》的範圍所開展的。」¹⁰方東美先生雖認為此書從其理論系統而言，非純正佛教，但亦肯認其屬於如來藏系統之經論。

郭朋先生認為：「《起信論》這部書，確有可能是假託的；而《起信》的思想，從根本上來說，卻也是主張『真如緣起』論——真心一元論的大乘佛教各派所共有的。」¹¹郭朋此說認為此書可能是假託，但亦肯定其乃真如緣起論，即如來藏緣起之論典。

印順導師則提出如下的看法：「《攝論》一意識的唯識大乘，對《起信論》作者，是有啟發性的。《起信論》的心——阿黎耶識，意——業識、轉識、現識、智識、相續識，意識（六識）——分別事識。這些名詞，是從魏譯《楞伽經》來的，然作為先後次第的生起，意趣與一意識師相同。我曾聯想到：一、僧伽婆羅（

Saṅghapāla) 所譯的《解脫道論》，有九心輪說：如有分與阿黎耶識相當；轉（動）與業識，見與轉識，所受與現識，分別與智識，令起與相續識，也有相類似的意義。二、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一（真諦曾譯《十七地論》五卷，佚）的五心說：如率爾心與業識，尋求心與轉識，決定與現識，染淨心與智識，等流心與相續識。從細到粗，從認識到動作，各論都有此前後發展的傾向。魏譯《楞伽》，不是《起信論》的唯一依據；可說《起信論》是博採衆說，而自成體系的。¹² 印順導師對於呂澂主張魏譯《楞伽經》係《大乘起信論》來源之說法，提出不同之意見，他認為《攝大乘論》、《解脫道論》、及《瑜伽師地論》之思想，均對《大乘起信論》思想之構成有一定之影響，指出唯識思想亦為《大乘起信論》思想之重要構成要素。

綜合學者之觀點，如前所述，主張《起信論》非佛法之學者，多引用唯識學理檢驗《起信論》之真如緣起思想，故易有「非佛法」之結論。學者雖有認為此書或有偽書及假託之嫌疑，惟多數學者均肯定《大乘起信論》如來藏緣起說之義理價值。印順導師研究《大乘起信論》之思想來源，則以該論兼採唯識及如來藏等諸經論說，可說是較特殊之觀點。

多數學者雖認其為「如來藏緣起」，然而，究實而論，筆者認為《大乘起信論》畢竟融合了唯識及如來藏之思想，此為不可忽略之事實。在「一心二門」之理論架構下，真如門之真心，與生滅門之阿賴耶識均為一心之二種面向，若僅有如來藏緣起之一面，似仍嫌不足。當「一心」呈現「心真如門」，由其「不生不滅」而為衆生成佛之根據時，此一「真如心」，可視《大乘起信論》為真常之教；當「一心」呈現「心生滅門」，由其「生滅」而為衆生生死流轉之因時，則《大乘起信論》具有唯識「阿賴耶緣起」之色彩。易言之，《大乘起信論》在緣起之論述方面，實同時兼具「如來藏緣起」及「阿賴耶緣起」之特色，惟其有關阿賴耶識等心識理論之解說，不完全等同於唯識學理，係以浸入如來藏思想之型式，而開展其心識理論。誠如牟宗三先生所言，《大乘起信論》「是典型的『真心為主虛妄熏習是客』的系統。」¹³

勞思光先生亦認為此書兼採唯識及如來藏學說。他認為此論「就方向而言，屬於真常之教。」¹⁴ 但「若就此書之用語觀之，則書中以『阿梨耶識』為生滅心，又說『熏習』之理，皆與《攝論》極近；另一面說『心、意、意識』，又似地論家之義；則此書思想亦有濃厚唯

識色彩。故就全書觀之，此論可說是通過唯識學說而立眞常之教者。」¹⁵

筆者認為二十世紀初期，關於《大乘起信論》係唯識系或如來藏系論戰之成因，實乃源於《大乘起信論》立論時，雖多引用唯識學說，而其論述方式，卻又多以唯識名相而立如來藏之教，致宗仰唯識之學者，直接以唯識觀點批判此論，而忽略此論之究竟意趣乃歸於如來藏。是以，此種夾雜唯識名相與如來藏思维模式之論述，易於引生各種不同的爭論及詮釋，乃是自然的。雖然此論滋生如此多的爭論，然而，筆者認為綜觀學界及教界環繞《大乘起信論》而引生之豐富多元的歧義詮釋，不僅深化漢傳佛教對於唯識及如來藏義理的認識，亦開展心識思想之不同面個向，足見《大乘起信論》眞妄和合義理之提出，對推動漢傳佛教思想之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。此論相傳於梁武帝太清四年（五五〇年），由眞諦於江南譯出，自隋唐後，即對漢傳佛教影響重大，實爲漢傳佛教重要的文化寶庫及遺產。

五、結語

以上係針對各主要的漢譯如來藏經論做一重點整理，分別梳理《勝鬘經》、《大般涅槃經》、《入楞伽經》

《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等漢譯如來藏的義理，此作法之根據主要是以法藏引用它們作爲重要義理來源。從這些討論中能看出，如來藏名稱似是單一，但在各部經論中，仍有著不同的變化和重點。這也反映在歷代高僧們的立論，乃至近代學者的研究觀點歧異上。正如本文開始指出諸多同意、反對，及折衷之論恰恰反應如來藏思想的複雜性與如來藏義的多元性，爲學者提供廣大之詮釋空間。

茲將前述內容要簡如下：1.《勝鬘經》所稱「生死依者如來藏」，將如來藏往「空性」方向去理解，又既爲空性，如來藏即可爲生死之依持及建立，而非其生起之因。2.於《大般涅槃經》，「心」不同於佛性，也就是將成佛之原理採取二分法，一爲生滅變異之心，一爲常住不變的佛性，此種生滅不生滅的觀點，似與如來藏後期開展之心識思想有一定之啓發性及先行性。3.《入楞伽經》闡述阿賴耶識與如來藏的融合，與如來藏結合的阿賴耶識不再是妄染的，而是性淨的。也就是將阿賴耶識之性質直接由無常生滅轉爲不生不滅，改變瑜伽學派原本阿賴耶識生滅之觀點。同時，沿用《勝鬘經》的說法，依於如來藏之煩惱等有爲法，是空的；如來藏不離不異，無量無邊的不思議佛法，是不空的。如來藏

同時具有空及不空的意涵，空的面向是阿梨耶識的剎那生滅性格，不空的面向是本自具足的無漏熏習法，一為生滅，一為不生不滅，二者結合而成為如來藏。此如來藏與《大乘起信論》如來藏一心開二門，生滅不生滅和合的方式相仿。然而，在與唯識結合的過程中，由於唯識學者強調如來藏的『境界』義，從而淡化了如來藏學原初的『智慧』義。《入楞伽經》的如來藏內涵，也不免受到唯識思想的浸染。

最後，本文之中，佔據最大篇幅者莫過於《大乘起信論》的整理，主要在於《起信論》其如來藏思想的影響之鉅，而近代指《起信論》非佛法之說卻引起幾乎難以彌合的爭議，但《起信論》的「一心二門」，視此「心」為如來藏具無量性功德，「一心」起「心真如相」，即是眾生成佛之根據，「一心」起「心生滅因緣相」，即是眾生生死流轉之因。此真如即生滅，生滅即真如。又如水外無波，波外無水，二者不異的想法，早已深植漢傳佛教中，實為漢傳佛教重要的文化寶庫及遺產。

（全文完）

註釋：

1. 黃夏年，〈《大乘起信論》百年研究之路〉，頁三。

2. 歐陽漸，〈藏要·經敘·大乘密嚴經〉。
3. 歐陽漸，〈藏要·經敘·〈大乘密嚴經序〉〉。
4. 金陵刻經處，〈歐陽竟無內外學〉本《藏要經敘·大乘密嚴經》。
5. 王恩洋，〈大乘起信論料簡〉，《學衡》第十七期。
6. 高振農，〈大乘起信論校釋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二年），頁二〇。
7. 牟宗三，〈佛性與般若〉，上冊，頁四五三。
8. 傅偉勳，〈《大乘起信論》義理新探〉，《中華佛學學報》第三期，一九九四年，頁一二四—一二五。
9. 方東美，〈華嚴宗哲學〉（台北：黎明文化，一九九三年），上冊，頁四〇—四〇三。
10. 方東美，〈中國大乘佛學〉（台北：黎明文化，一九八四年），下冊，頁一七二—一七三。
11. 郭朋，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〉（山東：齊魯書社，一九八六年），頁七三八—七三九。
12. 印順，〈《起信論》與扶南大乘〉，《中華佛學學報》第八期，一九九五年，頁十四。
13. 牟宗三，〈佛性與般若〉，上冊，頁四五三。
14. 勞思光，〈新編中國哲學史〉，第二冊，頁二七七。
15. 同前註。